

前衛藝術在台灣東岸的初航 ——近十年來花蓮的美術運動紀實

潘小雪 Pan, Sheau-shei

島嶼邊緣的窘境

東部花蓮的開拓，晚於西部兩百年，「後山」這個名詞是對東部未開發的、化外世界的直接印象。近幾年來，新的評價出現了，「台灣最後一塊淨土」取代了「後山」，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這是因為台灣人價值觀的轉變，使得未開發的負面評價變成純潔的正面意義，其實東部的現代思想、民主發展並沒有太大的進步。東部文人內心都有個矛盾存在，在慶幸有好山好水以及輕鬆緩慢的生活步調，提供了想像的張力的同時，由於地廣人稀，極少互動，經常自覺苦無開展的著力點，尤其在適應一般社會的反智傾向最為辛苦。

從台灣的整體美術發展來看，後山花蓮的美術運動不如西部活躍，比較起來顯得寧靜而緩慢，發展過程中，早期藝術家都是從外地來花蓮避亂隱居的，並以傳統中國文人審美情調為依歸。其他則是來自日本式印象派的寫生畫，他們接受日本教育，但極少參與花蓮以外的各項美術運動，這就是花蓮美術發展的基調。

花蓮藝術的發展有一個特殊的情形值得探討。花蓮美術的發展較少透過「運動」的方式形成風格上的轉變，不像西部那般自由活躍，一般創作的狀況就像四季榮枯的草木般，適時逢生者枝葉茂盛，否則任其消亡。早期避亂隱居的文人，以傳統文人的美感為基調。中期國民政府來台期間的民間畫會大都由救國團或黨部統籌規劃或提供資源，以大型文藝團體，總會分支的情況下組織而成，活動性質以傳統畫家主導之比賽、聯展、當眾揮毫為主，較少個人獨創的空間，創作者也很難站到官方的準則之外發展其他風格的可能性，即使有小型而純粹的藝術社團，畫會畫室形成，卻因資源不足，或環境醞釀之條件不夠而告夭折，如西畫協會、青谷畫會、五人畫展等。至今花蓮美術一直處在官方或半官方的形式中發展。近十年來，由於私人畫廊、畫室、工作室成立，提供較多的藝文空間，自由風氣才逐漸形成。官方掌握大部分的資源，但是其中文化政策與藝術創作風氣並無太大的關係，然而，官方卻掌握「藝術詮釋權」的局面，使創作風氣一再受創。

在花蓮的創作者內心裡普遍都有幾個矛盾存在，有時慶幸花蓮沒有台灣現代藝術運動的弊病以及半調子的流行文化，卻有特殊的風光視覺以及輕鬆緩慢的生活步調，提供了藝術創作的潛力。但有時又自覺到資訊與觀念的欠缺，苦無開展

的著力點。另一項矛盾也在普遍創作者心中掙扎，即一方面小心避開不純粹的官方儀式，另一方面又因客觀局勢所逼，為謀得一線生機，偶爾投靠官展或學院架式中所造成的悔恨與絕裂。

創作者在這種情形下，可能採取與一般社會適應相同的幾種面向：一是陷入自我陶醉的情境中，無法接受新觀念。二是創作者遠離官方，自覺地自行拼湊、剪裁各種前衛資訊，進行自我教育與創作。三是緩慢地按照文化發展的基調或官方政策而形成新的文化認知。

筆者在 1994 年的個展「風景與記憶」中發表一篇論述：

離開十年以後回來花蓮，在她的風景中，我的記憶來回不已。……我只畫風景，在花蓮，我感受不到人的力量，只有原始的風景像無聲的電影或夢一般，不斷地自我剪接、拼貼。故鄉的人，如四季花草枯榮隨它地活著，自在而沒有理念，我感受不到人的存在，從遠方到近處，只有風景的記憶……。

這些論述也只是美學式的抒發，當然引不起任何關注和反應。隔年，在「環保聯盟花蓮分會」的邀請下，參與「雲、海、麻雀與鯨魚」裝置與表演，這是藝術與環保結合的活動，然而，這個活動裝置藝術的部份卻引來極大的爭議，地方媒體也都加以撻伐，原因只不過是有位作者的作品是在蓮花池內裝置桌椅物件，並不會影響生態，但是一般人不知裝置藝術為何物，覺得這也是藝術實在太玩弄人，總的說起來都是「怕新主義」的作祟，展期結束後，也就不了了之了。

花蓮藝文界一向關心自然生態與環境保護，惟恐失去唯一的心靈藉慰以及靈感與美學的來源，所以經常與環保運動結合。在一聯串水泥工廠擴建以及水泥專用區的血淚抗爭失敗後，一群破碎的靈魂、精神的貴族，現實的輸家、被譏為「花拳繡腿」的社會運動者，來到海邊，望著洶湧的太平洋思考著，沉潛幾年後，那股力量似乎又再度升起，「看見花蓮海岸」裝置藝術展於是如此展開了。

十餘位花蓮藝術創作者在七星潭以及北 193 縣道旁的防風林海岸所舉行的「看見花蓮海岸」裝置藝術活動，從千禧年的第一道曙光到第一次月圓的 23 天期間（2000/1/1~23），不斷相互激盪創作理念，結合大自然、生活作息、環境思考以及當代藝術思潮，形成了一些可貴的觀點和內聚能量，同時也進行了文件記錄，表現出在地美感的架式與創造文化想像的企圖心，同時也覺醒到創作者只能在藝術的領域中所形成的運動影響社會，而不是「社會運動」。於是，「花蓮縣文化環境創造協會」於焉誕生，結合各領域藝術創作者，策劃「漂流木環境裝置藝

術展」於松園，開創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先例，並以前衛藝術的姿態，繼續展開各種美術運動。

2000 花蓮松園漂流木環境裝置藝術展

2000 年 5 月 1 日，20 餘位花蓮藝文社團代表、藝術創作者齊聚在七星潭海邊的「原野牧場」，探討在花蓮如何創造藝術生存的空間與環境。當時，筆者剛從歐洲回來，把威尼斯雙年展如何利用廢棄的造船廠、軍火庫、監獄舉辦展覽，以及第十屆德國文件展如何把展覽與城市社區結合的各種圖像資料加以說明，同時也深入探討當代藝術思潮。這些資訊與大家的創作經驗、理想境界相符，所以引起極大的回響。

關於如何創造藝術生存的空間與環境，當時大家第一個鎖定的理想地點是花蓮舊酒廠，但是，經過多次與廠方的協商短期出借場地展覽並不成功，其中的困難大都存在於認知的落差與行政系統的無疾而終。雖然如此，我們卻找到一個更理想的地點——松園。

松園位於花蓮美崙山右側，背著中央山脈，面向太平洋，除了建築物令人印象深刻外，最明顯的就是 60 餘株大片的松林，像綠色大傘般撐起，與蔚藍的海岸、寧靜的天空形成浪漫風情。松園所在的美崙山，阿美族人舊稱「八犁克」（Palik），是阿美族神話的原鄉。想像現在每天千人以上例行運動的小山崙，路邊不經意的荒草樹石中，恍惚記載著上古神物漫走的痕跡。過去，松園是一座莊嚴的「禁地神山」，從美崙山可看出一些端倪，整個縣政中心、法院、議會、天主教牧靈中心、基督教門諾醫院、忠烈祠等都在此地，當年，縣政中心從舊火車站附近搬到美崙山，可也受到某些召喚吧！松園的松林已有八、九十年的歷史，日據時代開始就種植了，而建築物的興建是在第二次大戰後期 1942-43 年的事，當時稱為兵事部，日本海軍 303 部隊曾駐紮在此，2000 年 3 月 7 日，303 部隊的老兵們還結伴到松園舊地重遊，面對人事全非的松園頹圮，不禁老淚縱橫。有些傳說則使松園增添了淒美氛圍，花蓮人可能受到影響，到處流傳著這裡就是神風特攻隊駐紮地，要破除這個印象似乎還很難呢，也許是害怕那松園的瑰麗想像幻滅了吧！

2000 年 7 月至 8 月間，花蓮藝術創作者在松園舉辦了一場「漂流木環境裝置藝術展」，此次展覽聚集 31 位創作者，除了展出作品之外，期望花蓮境內具有歷史價值以及場所潛力的建築空間，透過藝術的力量加以活化和再造，進而推動

人文歷史、生態環境、「歷史空間再利用」之議題。此次展覽是以策展人理念發展出來的，但是這個理念並不限於一個主題內容，而是企圖引發創作的動力與文化的反省。筆者在展出理念中企圖將展覽與論述形成一個完整的地方美學：

漂流木是花蓮海邊的奇特景象，每當颱風豪雨過後，不同的樹木從山上沿著溪流衝撞而下，折去枝葉，刷開樹皮，在海面漂流多日，隨後又被衝上岸來，任憑風吹日晒，最後呈現出美麗的紋理、豐富的質感、抽象的造型，好像一個人經歷了一趟奇異的精神漫遊之後無言地喟嘆，又像一個人記憶的殘餘，古怪的符號或難解的隱喻。人住在花蓮，來自各地，就像漂流木一般，任由自然的刮蕩、事件的衝擊、春夏秋冬的過，卻也活出一種奇形怪狀的美麗。

花蓮的歷史向來就是移民、殖民的。早期，西部罪犯、逃債者、流民常躲藏在村落裡，大人們小心地說著閒話。國民政府來台形成的族群大遷徙，外省人、榮民與大陳人在此定居下來，兩岸開放以後，大家急急切切地回故鄉，隨即又失望地回來花蓮。

在地子弟到外地求學、就業，夢想著都會的繁華與發展，而後因為厭倦疲憊而回到家鄉。或是外地人羨慕如此的淨土，紛紛搬遷到花蓮，又因無法忍受無聊單調而來回奔走於都會鄉鎮之間，都說明了漂流真正的內涵。

花蓮多颱風，颱風過後，有陽光的好天氣，居民開始到河岸海邊撿漂流木，有些材料做成傢俱，有些則是盆景植栽的好素材，有些則是順著它雕刻起來，或直接擺設在家中，逢人便解釋說，看，那是一條龍，這是一尊達摩……這個展覽希望藉著「漂流」的多重意象，表現這瀕臨海洋又比鄰山脈的城市之存在風貌：從山脈、溪流、城市到海洋的大地意象，從泥土、文明到遙遠的夢想之國度，離開故鄉，漂泊各地，又回歸家園的生存現象，以及歷代的族群大遷徙、移民、殖民、逃難……來到這裡，或又離去、散落、聚集或來來回回的時間意象。如此漂流而又歸於平靜的、無言的來到原初的隔絕。藝術創作者將按照自己的詮釋，為這種存在命名，企圖把「漂流的」、「無目的的」、任由自然發散、沉落的韻律，創造成為「確定的」、「有意義的」新價值。或者，只是單純的回到與世界最原初的接觸，表現屬於這裡的泥土、濕度、光線、色彩、空間、生活作息、風情樣貌所蘊含的個人存在類型。

「漂流木環境裝置藝術展」展期近一個半月，展出內容包括裝置藝術、表演

藝術、繪畫、雕刻、影像、版畫，展出者有：王美惠、古偉浩、牟善宏、李絲敏、吳宏銘、周木、林聲、林永利、林忠石、尤韋良、林慶宗、林慶祥、邱坤明、敖幼祥、原住民音樂基金會、曹小容、張世瑒、張金蓮、許雨仁、郭娟秋、彭光遠神父（已故法國籍神父）、溫孟威、黃瑞祥、黃清輝、黃錦城、楊明勳、葉根泉、廖人仰、潘小雪、潘朝成、劉曉蕙、鍾寶珠、謝天等。

除了展演之外，尚有相關的配合活動，如：「文化環境座談會」、「創作對談」、「民眾參與活動」、「夏日、松林、哼唱的身體」、迴谷——達克達演唱會、洗耳朵搖身體—音樂遊樂園。在這期間，許多未在規劃當中的活動陸續推出，如花蓮青年管樂團、原鄉舞蹈團的表演，阿美族夏日的野宴等。

這個展覽激起極大的迴響，新的藝術風貌展現出來了，一般人比過去較能接受，對裝置藝術抱著好奇的態度，對於整個活動所帶來的活力與藝術的氣氛，都有幾分的嚮往。最初只是單純的一個展覽，後來發展出各種藝文活動，並且從事口述歷史、社區參與、問卷調查、環境診斷、行為觀察等，準備將來整建再利用的依據，或者是設計準則的參考。沒多久，各地民意代表、文建會官員來到松園勘察，一年之後，松園成為台灣閒置空間再利用的一個定點並獲文建會補助，如今已完成重建整工程並開放民間經營管理，成為花蓮市內最美的自然人文空間。

經由參與在松園舉辦的活動，花蓮藝術界組織了「花蓮縣文化環境創造協會」，從在地持續進行藝術活動。另外，來自花蓮地方各社團的人士及民眾，在2001年成立了松園之友，一同關心松園的未來。這一切的結果，其價值除了結合過去鬆散的藝術創作者繼續努力創作之外，也把閒置已久的松園，讓地方民眾重新親近，並發展出閒置空間如何再利用的社會課題。

2003 洄瀾國際藝術家創作營（松園）

2003年春天，英國三角藝術基金會（Triangle Art Trust），也是倫敦知名的蓋斯渥茲（Gasworks）藝術村的總裁勞伯·羅德（Robert Loder）與台北竹圍工作室主持人蕭麗虹來花蓮走走看看。勞伯喜歡花蓮，鼓勵筆者在花蓮舉辦「Triangle mode」國際藝術家進駐創作營，當時筆者並不知「Triangle mode 國際藝術家進駐創作營」為何物，以及如何與國際潮流接軌。勞伯離開之前交給筆者許多資料和文件，經過閱讀之後，發現其中意義非凡，過程相當吸引人。經過文建會的審查通過後，同年夏天，勞伯邀請筆者參加具有10年歷史的英國的「布

雷茲亞國際藝術家創作營」(2003 Braziers International Artists Workshop)，11月，我們就在花蓮舉辦一個國際創作營了。

於是「花蓮文化環境創造協會」與英國「三角藝術基金會」合作舉辦，「英三角」的創辦精神在於邀請世界相互鄰近的三大洲藝術家進駐創作營，引導不同國籍、區域文化、族群文化的藝術家進駐花蓮，透過不同媒材創作、美學對話、經驗互換而形成全新的創作活力，這是一個藝術實驗工廠。主要內涵在於：

- (1) 透過一個有助於藝術探索的環境，鼓舞各類藝術創作的更大可能之實驗。
- (2) 以亞洲、環太平洋、非洲、歐美等，特別是我們鄰近國家的藝術社群，擴大、拉長充滿活力的新連線與網絡。
- (3) 培育一種在公眾領域中，討論不同文化背景藝術家的不同藝術創作脈絡之氣氛。
- (4) 提供文件給教育與國際網絡，製作有品質的目錄解說光碟及其他各種媒體之文件。

本計畫即以花蓮市至花蓮海港舊稱「洄瀾」的「場域」開始，邀請國內外藝術家，不分族群，不分傳統與現代，讓所有參與的創作者，拋棄種種藝術預設，重新回到藝術的始源之處，即回到藝術發生之「場域」，與世界做最原初性接觸，排除一切藝術流派或學派理論。這裡沒有美學教訓，沒有主題，也沒有要學術性地列舉世界各地的文化藝術，一切都以藝術家個人創作為主。

創作營地點是松園，整建過後的松園空間極為適合藝術家進駐，除了具備歷史、人文以及美感價值外，也是一個寧靜而富靈感的場所。松園有許多室內及戶外空間，藝術家可以自由選擇作為工作室。藝術家住在松園路口的天主教牧靈中心，用餐則在松園。

藝術家進駐松園創作 15 天，第 16 天開始展出，進駐期間，除了創作之外，晚上有系列創作論壇與演講，藝術家必須準備自己的作品簡介，幻燈片，影帶或光碟等皆可。演講部分，我們邀請藝術家、策展人、評論家、表演者等，增加對話的其他可能。其中有一個晚上舉行化裝舞會與各項表演，每天晚上酒吧都有準備各類酒提供聊天助興。創作營期間，藝術家除了購買材料或尋找自然材料之外，盡量減少外出花蓮市或拜訪朋友，而有關社區民眾參與的部分則將於創作營期間選擇適當的一日開放民眾參訪，以期維持藝術家創作時之空間寧靜與民眾參與之間的平衡。

此外，進駐藝術家若能在 11 月 15 日當天到達花蓮，我們將帶領大家參觀著名的太魯閣峽谷以及認識花蓮獨特的地理環境與族群文化。

創作營參與的藝術家類型包括繪畫、表演、裝置、複合媒材、雕刻、影像、攝影、詩等，以下列出國內 13 人，國外 12 人，合計 25 人參與者與國家：他們是：Estaban Alvarez (Argentina)、Chloe Steele (UK)、Kay Walsh (UK/ New Zealand)、Shepherd Ndudzo (Botswana)、Imran Hossain (Bangladesh)、Gargi Raina (India)、Azat Sargsyan (Armenia)、Will Rogan (USA)、Tania Glovznina (Russian)、Lam Laam Jaffa (Hong Kong)。台灣藝術家有：曹小容、劉曉慧、黃錦城、劉康文、張梅娘、李美慧、陳惠文、范姜明道、李銘盛、鍾順達等。其中，工作人員都是花蓮在地藝術創作者，溫孟威、楊明勳、林鳳美、林朝雄、施淑玲、謝雨琳、黃啟瑞、葉瑟芬等。

關於花蓮第一次的國際創作營，評論者黃海鳴於 2004 年 1 月《藝術家》雜誌「藝評廣場」一篇〈國際藝術交流活動成果計算——從松園別館 2003 洄瀾國際創作營談起〉中，有具體的評價。文中提起花蓮松園創作營的經驗可以提供國內各類型藝術活動的借鏡，尤其是在創造交流對話方面。黃海鳴認為交流創作營與大型展覽之間的差異在於，後者未必有對話機會，因為這些展覽有策展人的預設目的，是策展人的意義建構方式讓大量作品進入那個脈絡當中。然而，像洄瀾創作營除了提供大量的異質文化藝術家交流對話、相互學習的機會、透過異文化的眼睛來反觀自己之外，2003 花蓮松園類型的創作營是健全藝術生態的促成者。

藝術家的互動、異文化的交流的效應如：南非波扎那的薛佛 (Shepherd Ndudzo) 在本創作營開幕的太極導引的表演中獲得靈感，創作一件木材與石材結合的雕刻；俄羅斯藝術家唐妮雅 (Tania Glovznina) 的創作計劃「飛行」是與藝術家和民眾互動的結果；英國的凱 (Kay Walsh) 的影片作品和裝置，讓大家看到台灣的美感……。

參與本創作營的藝術家，無論本國或他國，其中不少是策展人，創作營結束之後，由於互相欣賞的藝術家會彼此邀請至他國參加其他創作營，例如，亞美尼亞的阿匝 (Azat Sargsyan) 邀請國內藝術家至他國參加 Gyumri 雙年展，俄羅斯藝術家唐雅亦受邀至國立台灣美術館從事為期三個月的修補古畫之工作等。

參與創作營的印度女性藝術家賈姬·雷納與友人書信中稱讚此創作營：

我在台灣花蓮的英三角模式創作營有一段美好的時光，這是一個很美的地方，我們在一棟老建築中工作，這建築物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時蓋的，

可以看到整個太平洋。我在那裡做了三種作品，2 件裝置，還有一些畫。兩個月後你可以收到畫冊和影片光碟。這個創作營真棒，由 Yuki（潘小雪）和 Susu（施淑玲）女人們所領導操作，整體團隊的人都很好，他們幫助藝術家一切的需求。我們吃台灣阿美族風味餐，你會在影片中看到一切成效。

I had a really great time in Taiwan, Hualien where we had the triangle workshop was a beautiful place. We worked in an old building which was used by the Japanese during the World War 2. It overlooks the Pacific Ocean. I managed to do three works there - 2 site specific and another of drawings. A film of the workshop is being made along with the catalogue, you should get it in a month or two. The workshop was really well organized and Yuki (Pan Sheau-Shei) the women in charge are really wonderful people there was a whole team of people helping us with almost any requirement of the artists. We had great aboriginal Taiwanese food and you'll be able to see the effects of that on me when the film is ready!

這一切鼓舞了協會的創作者，在 2004 年的 CO4 台灣前衛文件展中，與台北都會藝術創作者相互交流，互別苗頭。

2004 CO4 台灣前衛藝術文件展——「閒暇、慶典、恩寵」

筆者的策展理念主要強調花蓮在地生活與藝術文化的根源：

我住在花蓮海邊，我的窗戶三面環繞藍色太平洋，有時，大船像夢一樣無聲無息的入港，甲板上的船員遠遠望著陸地一動也不動。夏天來臨時，小漁船一早就出門，等我醒來打開窗簾時，他們已在海面上四處工作了，偶爾會聽到他們彼此用麥克風聊天的聲音。有月亮的晚上，我在樓頂望著大海，發現我的城市在深夜中航行。

德國學者 Josef Pieper 說：「為了人類社會能夠更完美，我們當中需要有些人去過『無用的』默觀生活。」他提到閒暇，說閒暇是一種心靈態度，也是靈魂的一種狀態……內在無所憂慮，自由、平靜、順其自然、沉思默想……。閒暇的態度不是干預，而是自我開放，不是攫取，而是釋放，把自己是放出去，達到忘情的地步，好比安然入睡的境界。我們釋放自己，專注自己內在沉思默想時，這時一股新的生命氣流變立刻流向我們，這股

新的生命氣流，不正像是從我們深沉無夢的睡眠所流出的嗎？

花蓮人活在這種生命氣流中，但不知道它的存在，往往只有相對於這種存在的方式，或是生命中自然的覺悟，才知道閒暇的力量。

「閒暇」不是不工作，「閒暇」是停下與自己內在無關的工作而回到自己，回到自己的存在，並且對世界合而為一。不眠不休的工作狂才是懶惰的人，除了有很深沉的焦慮之外，就是「絕望地不想做他自己」，也會對世界失去觀照能力。

認知最大的形式，不是勤能補拙，而是一種讓自己空白之後的真正的默觀，一種靈光乍現般的真知灼見，這是一種餽贈，不必經過努力，也無任何困難。在善的領域，最偉大的美德也無視任何困難。

藝術創作中的靈光乍現、神來之筆是一種最高的認知，也是一種恩寵。在生活當中，助人，也接受別人的餽贈，冥冥之中有一股善的力量在其中。花蓮民風純樸，宗教、靈修、醫療事業特別發達，也許就是來自這一種恩寵吧！

就人類存在的整體內涵而言，閒暇的核心重點在於「節日慶典」。停止工作、輕鬆、不賣力、閒暇、遊戲、創造。慶典有與形而上力量相互連結的實質內涵，將自己導向一種整體性的存在。慶典也有自我犧牲、無目的的對別人為善、真心祝福別人的內涵。當然，它是歡樂的！

於是我們除了靜態作品之外，將有一個盛大的慶典儀式、神秘的饗宴、表演、吟詩……，讓藝術創作回到它原有的靜觀、創造、遊戲、餽贈、分享，我們接受一切的恩寵。

邀請之藝術家以花蓮創作者為主，其他有兩位德國、一位英國藝術家，展覽地點則在台北東吳大學城中區的「游藝廣場」，作者及作品如下：

葉世強（花蓮）——蕭條者形之君也，寂寞者音之主也

蔡文慶（花蓮）——水舞組曲

薇麗娜·凱塞爾卡（德）（Verena Kyselka / Germany）——從生到死、玫瑰是玫瑰
是玫瑰、消失的聚落

布魯斯·亞連（英）（Bruce Allen / UK）——視覺策略

蕾納德·克里斯汀（德）（Renate Christine / Germany）——鄰居

黃錦城（花蓮）——島中之島

文道（美）（Newton Douglas USA/Taiwan）——差異

鍾麗萍（花蓮）——山水
陳明珠（花蓮阿美）——Mimi 的一生
林鳳美（花蓮阿美）——次序
馬浪·阿雄（花蓮阿美）——休息
溫孟威（花蓮）——跳月精靈
洪隆邦（花蓮）——「野宴」紀錄影片
郭娟秋（台北/花蓮）——雕刻時光
施淑羚（花蓮）——東方的墨韻與光
方琦棻（高雄）——閒暇

本次展覽從準備到結束歷時半年左右，由於空間場地的隔閡，效果上有些「陌生而混亂」的感覺，有一種隔閡是來自內在的，即原住民藝術、漢人風格以及前衛藝術的奇異結合，回想起來覺得這是一個趣事。

2005 洄瀾國際藝術家創作營（石梯坪與港口部落）

本次創作營延續 2003 在松園的創作營理念與方法，在美麗的花蓮東海岸石梯坪與港口部落石梯灣與港口村舉行，這裡是阿美族歷史起源之地。一個部落生存的始源之地，必有它原始的能量，來自天、地、人、神共同醞釀的精神在其中。當現代藝術不斷返回與世界作最原初性接觸時，我們是否可以從中獲得啟發並且認識和掌握這個力量？創作營希望透過藝術的創作方式，與這個原始的力量相連結，開展自己的創作新生命。

東部海岸風景管理處提供優質空間，供創作營使用。石梯灣與港口村一帶，有許多室內及戶外、海岸空間，藝術家可以自由選擇空間作為工作室。藝術家住在石梯灣民宿中，也可以露營，由生火工作室以及項鍊工作室負責餐飲。創作營設有餐廳、酒吧、討論室、聯誼廳等。

本創作營參與的藝術家類型包括繪畫、表演、行動、裝置、複合媒材、雕刻、影像、景觀藝術、觀念等。以下列出參與者與國家：Joel Hass（USA 鐵雕、公共藝術）、Bruce Allan（UK 影像、裝置）、Tanya Abadjieva（Bulgaria 裝置）、Mamuka Japharidze（Georgia 影像、裝置、行動）、Adele Todd（Trinidad 裝置、設計）、Lili Lau（Hong Kong、漫畫、複合媒材）、Fumiko Bayashi（Japan 行動、裝置）、Nermine Elansario（Egypt 影像）、Maxim Moisseev（Russia 裝置）、Cristina Dutta（Argentina 裝置）、Chhatrapati Dutta（India 裝置）、蔡海如（台

北，裝置、公共藝術）、周孟擘（台北，裝置）、陳淑燕（台南，裝置、複合媒材）、周靈芝（裝置）、饒愛琴（台東，繪畫、裝置）、石瑛媛（台東，裝置）、溫孟威（花蓮，繪畫）、廖柏森（台藝大學生，繪畫）、李昕明（台北，繪畫）、王力之（台北，編織）、郭娟秋（台北，繪畫、攝影）、見維巴里（台東，繪畫、表演）等。

參與的藝術家大都知道這是與「英三角」合作的創作營，用極少的經費，在現實中建構一個藝術烏托邦。藝術家人數、進駐日期、地點等有一定的限定，這是它特殊之處。例如，人數在 20 至 25 人之間，國內外各半，時間是 15 天，多和少都不適宜，地點應遠離市區，工作人員必須是創作者不是公務人員。

石梯坪是個美麗而奇特的地方，如此清朗寧靜，壯闊優雅，一個個白色巨大礁岩，躺在沉靜的藍色海上，是有始以來最具禪味的（枯）山水，也是一個可提供藝術家沉思之地，我這樣想。有時候更像是一個大舞台，見維巴里的表演令人出神，馬穆卡也找到他另一個新的顛倒世界。仲夏滿月的那天晚上，布魯斯和馬穆卡在海邊的「Table」晚宴上場了，蕉葉圓桌、月華、人影、歌誦，空間變得神秘起來……。

大港口、石梯坪一帶，是台灣阿美族最具文化潛力的部落，拜訪頭目家族的那天，大家圍在戶外吃傳統的阿美族餐，聽著他們說委屈的歷史、幽默自娛的民族笑話，當然，歌舞是最令人振奮和快樂的。小林史子和部落的老人家用日語交談，沒有人知道他們談了甚麼，我們看到的是小林紅了眼眶掉下眼淚。

海風汗漫，歌聲不絕於耳，阿美族人像靈魂附身一樣，開口吟唱，世界就打開了，人也變得神聖起來，悲傷與快樂、酒醉或清醒都不要緊了。

我們集合三大洲有經驗的藝術家，透過一個有助於藝術探索的環境，鼓舞藝術家在公眾領域中，討論不同文化的藝術，提供不同藝術創作脈絡之氣氛，以及各類藝術創作的更大可能之實驗。第一個星期的每天晚上，我們坐下來欣賞、談論每位藝術家的創作歷程，藝術家一生創作的驕傲與不安，令人印象深刻，每位創作者的作品如此特殊而又令人激賞，於是不安停止了，我們完成了認識，成為親密的朋友。

有趣的是，在鳳美和她的娘子軍們所做的編織上，所有的人隨處或坐或躺，投影機打開一頁一頁的神話，小孩不懂，先睡了，有人一直踩到狗尾巴，有人進入沉思，有人在問問題，一隻蒼蠅飛到螢幕上，停在作者影像的鼻子上動來動去，大家笑了。小容英文翻譯一流的，洪導演有默契的放著音樂，啤酒喝完了再去

買……這一切都不像台北的國際研討會，但卻是非常有內涵的研討會，我敢說。

這種交換所帶來的刺激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家，在公開的情境中一起討論和工作的結果，這裡沒有展覽主題，沒有美學教訓，藝術家完全自由。對外國藝術家（本國外縣市的藝術家亦然）而言，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空間，他們感官全開地探索著，每件事都是全新的，在兩個星期的短時間內，有些奇異的經驗發生了，鼓舞創作者冒險和勇於實驗，而這些經驗在自己工作室中是從不會發生的。

這種創作營的展覽並不重要，有些相同類型創作營的國家只用三天的時間展出。因為新的藝術觀點或想像，在短時間內有時無法以完整成熟的形式呈現在展覽中，它所提供的應是藝術家往後的創作力量。局外者無法用客觀方式一探究竟，也無法從展覽中做任何評價，只有參與的藝術家懷抱著一個難於言語的秘密，回到自己的生活或國家，或者又生出另一個創作營，或者招喚同好在另一個國度再相聚。所以，它在推動一個國際藝術家創作、藝術家進駐、藝術工作室之網絡，讓藝術家能夠一起工作，交換觀念和經驗，這就是它的目的。

比較我們周圍的藝術活動，在許多大型展覽中，是由策展人的意義建構方式讓大量作品進入那個脈絡當中。我們對於這些藝術家作品所生起的美學想像，往往是策展主題先於創作者思想。另外，藝術家要不斷嘗試各種命題，不斷要把意念誇示成為具體的空間的張力，用來與他人角力，也由此獲得藝術的政治版圖，藝術創作理所當然成為這種事業，這個生產機制也只產生這類型的藝術。然而，我們看出，真正思考者是策展人而非藝術家，藝術創作也不應只有這種策展模式的作品。於是我們在想，要如何平衡這個藝術生態呢？

參與藝術家廖柏森說：

在這次的創作營對我來說，最吸引我的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不是創作，

但神奇的是，我也因此獲得創作的力量——還是有兩個石梯坪，一個是創作營的石梯坪，一個是我的石梯坪。

蔡海如說：

一個腦袋裝漿糊的女人在石梯坪遇到許多奇人，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裡，她每天走來走去，到處看看，最後用啤酒趕走漿糊，得到一雙翅膀，於是她的思緒開始飛翔。

來自千里達的亞黛兒說，創造洄瀾創作營的要素有：

愛、實踐、決心、不屈不撓、團隊、異元、創造力、推動、遠見、目的

Ingredients to creating a HweiLan International Artists Workshop:

*Love, Commitment, Determination, Perseverance, Teamwork, Diversity,
Creativity, Drive, Vision, Purpose*

從俄羅斯聖彼得堡來的馬克辛說：

「這創作營不是我所期待的那樣，但它比一個創作營多出更多東西……它在我生命中注入巨大的愛……我所經驗到的是如此接近自然和人，它非常新，而且激勵著我，它在我靈魂中留下很深的痕跡。同時，透過我的作品以及所有我所做的也影響了其他人」

*The workshop was not I was waiting for. It was much more than a workshop...
I received a hugest injection of love in my life...*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so close to the nature and people is very new and
inspiring for me. It left great traces in my soul. And it will influence other
people through my artwork and all I do.*

美國的周說：

「新的人和地方，無法找到熟悉的工具和素材，也不保證會有新的好作品，它卻在增進一位藝術家心靈、情感和精神的新的思維與感覺。」

*New people, new places, no access to familiar tools or familiar materials.
While that does not guarantee new good work, it does promote new thinking
and feeling in an artist's mind, feelings, and spirit.*

我們希望建造一個創作者場域，它的生活真實而又不真實、作品可見與不可見、行動意義與無意義，人一直處於前反思的（pre-reflective thought）、蠻荒的、與世界做原初接觸的狀態，在存在的懸疑不確定中，抱著「更深沉的可能性」看待世界，一切所做的都與對象一起「萌生」……。

創作營結束後，尤其是一陣 17 級風力的海棠颱風橫掃過後，一切輕如我們自己的影子。將來不知道還會再發生甚麼，就寫到這裡吧！